

第一集

女漢子
穉史

大義出版社刊行



女漢奸穢史第一集

目 錄

發糞陳璧君之醜事	一
莫國康淫事	二
莫國康與陳公得是怎樣勾搭上的	三
詹芳子之穢事	四
余愛珍手段毒辣	五
周文璣的狠毒	六
吳明芳的勾結敵人	六
李士羣之妻風流穢史	七
綠青之附逆行為	八
張愛玲願為漢奸小妾	九
白光的無恥醜史	十
李青萍之穢史	十一
李麗華之附敵	十二
李香蘭之醜態	十三
閻妖與李士羣之秘史	十四
大河姐顏炳貞敵人穢事	十六
趙嘯淵穢聲四播	十七

• 大義出版社刊行 •

駱婆陳璧君之醜事

「中央執行委員」的頭銜，居然也以「一列」，像煞有介事地忙得不亦樂乎。不過多數的日子，是在上海作公寓。不知是她的爺娘前生作了什麼孽呢？或是她有意跟她的哥哥陳嘉庚搗蛋，要出出姓陳的醜？不肯掩旗息鼓，硬要死出風頭，自命謂「前進」的女革命家。

所可惜的，她竟以不拿鏡子照一照她自己額角上的電車軌道，而是怕死地還要天天打着女性荷爾蒙，以求長生不老，企圖做個現代武則天，可笑。

除了注射補針之外，據說陳璧君還老騷施動地，天天須打着「橡皮針」呢？

注射女性荷爾蒙的這注生意，她是作成上海規模最大的鑲鏡醫院院長湯于翰的。提起湯于翰這名字，上海人本來是很陌生的。自從他娶了陳雲裳做老婆之後，於是這位一名醫生，亦就像電影明星一樣的給響亮了起來，被人一注意，來了。然而，據一般人的傳說，湯于翰也是個「問題」人物。

只要「主席」娘娘駕到，湯于翰就手忙腳亂地親自接駕，動手，唯恐不夠慇懃。本來像他這麼地「一名醫」架子，這種注射針劑的手術，祇需看護實地可以了，勿必有勞自己。

M9
I 183
342

某年某月某日，陳雲裳見到有份小報上有篇提起她往日的文章發表，讀了之後，啼哭得在席夢思牀上大滾大跳，氣得死去活來。後來幸虧還是湯于翰機警，提示了她一個報復方法之後，陳雲裳也認為滿意地笑了起來。

隔日，陳璧君照常地又來打針了。湯于翰將某某小報的那一篇有關於他愛妻的文章指給璧君一看，並要求她設法懲戒。陳璧君滿口答應，這點點小事，真也不要擺在心上，當場顯顏色給你看看。

罵得他一個狗血噴頭，責備他當「宣傳部長」當昏了，弄得林柏生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等到事情弄明白，真相大白開來，唔！原來是這麼地一點兒的小事體，何必如此大發雷霆呢？未免小題大做，但是，林「部長」有什麼話好說的，只得「是，是，是」的「遵命」辦理。

這裏受屈，總得到那兒去出氣的，不然難免有「一團積」之嫌。林柏生一股子的牛勁趕到「宣傳部駐滬辦事處」，咆哮如虎地大大地把「處長」痛罵了一頓，總算出了一口報復的鳥氣。

倒霉來，倒霉去，倒來倒去還不是倒在這份小報頭上，一道「命令」接到，「停刊大吉」，噫，氣星高照。

原來「國民政府」的這些「黨國要人」，「達官貴人」，幹得就是如此這般的正經事而已，真是彌阿陀佛，罪過，罪過！



附 逆妖精

莫國康淫事

莫國康，粵人，爲莫秀英姪女。年逾花信，身材嬌小。其人能言善辨，純屬女政客派頭。陳逆公博與之結識頗早，初寓愚園路之田莊。莫於近年來，灸手可熱，僞員奔走門下仰承鼻息者疊疊甚多。陳之左右紅人如呂琪等，大都爲其結拜姊妹。有人見其名片，則頭銜赫然僞「立法委員」也！平時與陳同車往還京滬，月必數起。路局人員，早爲齒冷。前年領得鉅款，曾在滬上出版「地方行政月刊」多期，目的所在無非假此欵財而已！三年前，莫由前某「督察長」之介，移居西愛威斯路某鉅宅，起居

莫國康是怎样與陳公博勾搭上

陳逆在日本米子被逮後，被我空軍同時發現的，有女性一人，這是莫國康，提起這人，就使人好笑，在被逮之前二個月，莫居然是「汪記政府」下的「委員」，沒有什麼憑藉祇是靠陳逆公博一只「根」而已，所以很有一部份人笑稱莫爲「姘頭委員」！

由於不學無術，莫國康靠了陳逆，作威作福過一陣，她是什麼東西，請看：

莫國康出身是體育教員，身胚相當結棍，「風頭主義」下，賣身投「靠」進當時南京不倫不類的「青年訓練班」裏，做起教練來，說句老話，真叫「有緣千里來相會」，莫國康做夢也想不到，居然「么，二，三，」「么，二，三，」的喊着「堆大」么，二，三，「來，這便是陳逆，當時陳正一面死爲「主子」盡心，青年訓練，也要他軋一脚，於是發現了似狼之年的莫國康，胸脯高，身體結實，陳公博在當時畢竟是堆大丹佬，莫豈不另眼相看，看了二陣，終算雙方如願，兩堆臭矢，糾纏到一堆上去。

陳逆自遭莫逆粘往，死心塌地，橫豎當時汪記是商店，「委員」多似牛毛，莫國康居然有了「委員」頭銜，這個「委員」非比尋常，是活猴的桃源之洞，豈可得罪？於是花果山大小

豪華，不可一世之概。陳每天公餘，輒就隨其間，縱情作樂。凡與陳莫相接近者，皆知莫國康口中之「爛水手」，即係陳公博，蓋為嗜酒貪歡而起之綽號云！

莫國康是陳逆公博的外室，但陳逆不能一天到晚複她周旋。她便另發展，私蓄面首數人，而都是陳逆身邊的紅人，李時雨，呂琪……等一羣。

有一個時期，陳公博想將莫國康推給李時雨，結果仍推不了，而李時雨却靠了這個關係，愈爬愈高。

李時雨出身小錄事，却做起什麼司法處長，防犯科長來，其實自己就是一個防不勝防的人物。

亂世必出妖孽，莫國康之流，就是盤絲洞的妖精！

的

子孫紛紛目之如「皇太后」一般侍奉，於是莫逆更驕侈暴戾起來。

！莫逆雖然有空「委」，但除了「娼妓訓練班」她能勝任外，更有什麼可以做？自知不勝，於是弄出了他的兄弟寶貝莫雅康來。由袴帶上關係，一升二升，升到了「清鄉封鎖管理處處長」肥缺，魚肉鄉民，無所不用其極，內仗其姊，外仗其「勢」，居然烏龜做官，於是天下不安！

但，莫國康畢竟野心不泯，「委員」還不夠勁，在陳公博「勢頭」下，扭了幾扭，鬧了幾鬧，居然也出版起書籍來，這真是當時出版界上的一頁臭史，她出的書是「地方行政」，一本月刊。

陳逆是無縫不鑽的東西，竟又乘「市」上海時，與不知恥聽的交際花馬二小姐攪了起來，一天比一天熱絡，汽車，大菜，名貴珍飾之後，馬二小姐又佔到陳逆「勢頭」，儼然以姘婦自居，莫國康得知此一消息，那還了得？趕到上海，以大姘婦的資格，大吵大鬧，尋死作活，撞天碰地，頭髮拆散，陳逆在情形之下，活猴也有皮，於是討饒作揖，東西二「宮」，老無形分定，莫逆有遺歷史及手段做工，居然仍舊把陳逆公博，拉回自己袴子帶上來。

莫逆管束陳逆之嚴，絕代無此禁厲，陳逆的大老婆，此次想在陳逆迷往日本時，嫁狗隨狗的，莫逆國康，竟然不准，可見其寵喜之一班了。

淫蕩之女漢奸

詹芳子之穢事

實貞」。

她的父親詹逆紀鳳過去在上海律師界中是著名的「惡棍」。芳子在十六七歲時，便時常與情人在外「幽會」，她的父親不去管束女兒，時時乘機去捉姦，大敲其「竹槓」，因此受害的人不知多少，在汪記「偽」政權攫取上海舊租界法院時，詹逆紀鳳自告奮勇，拉人才，做計劃，以接收法院的「首領」自居」一面命他的女兒詹芳子四出

女漢奸交際花詹芳子

子的「豔聞」「醜史」真是多得不可勝數，比之什麼藍妮，王文蘭之流，實有過之無不及，與她有過來往的人總可施捨肉恩大開方便之門，自學生時代到現在始終是過她那「荒淫無恥」的生活，她的大胆作風確是天字第一號的「

活動，儘量施展她那特有的「媚」人交際手段，用盡她的「風流醜態」。「偽」司法行政部長李逆聖五，便是她的對象，李逆見了她那花枝招展的形態，驚為天人，饒涎項滴，以美色當前，遂大動腦筋，李果如願以償，獲得詹女垂青，就在國際飯店樓上，真個銷魂了好幾天，詹逆紀鳳認爲從此有了靠山，便四出招搖，受詹逆矇蔽上當落水的人很多，一班羣醜以走詹逆門路爲得計，父女二逆亦自以爲一手可以包辦整個「偽」司法界，時法院雖屬司法行政部範圍，但其時因租界關係，有外交問題牽涉在內，由「織」外交部長褚民誼出任接收委員會委員長，詹逆祇能屈居委員，詹逆遂大爲掃興，而褚逆因詹先已在外招搖過甚，極爲不滿，以致磨擦甚烈，幾至鬧翻，後由李逆從中調解，同時發表詹逆爲「偽」司法部首席參事，詹芳子爲主任科員，父女

二便同在「偽」部供職。

詹女天生麗質，交際手腕又好到極點，可說面面俱圓，到南京後不久，整個南京的「新貴」都對這位「寶貨」神魂顛倒，丁逆獻卮好淫是遐邇聞名的，首先想儘方法一嘗鼎鬻，於是由於丁逆手下紅人小醜孫逆育才一手包辦，（因孫與詹女早已有染）果然詹女來者不拒沒有幾天就假南京牯嶺路孫逆的公館作爲臨時陽台，丁逆詹女便在這種溫柔鄉裏纏綿了達一星期之久，丁逆目的到達後，便以汽車一輛，鑽戒一枚爲酬，據說一位忠貞女同志鄭小姐與詹女爲同學，後鄭之被丁逆槍決與詹芳子大有關係。其後丁逆爲拉攏敵方要人，便想法叫詹女與敵方大談「親善」當時炙手可熱的某大佐，就與詹女共唱國際戀愛，熱絡非凡，同居於福昌飯店有一個多月之久，費用全由丁的特務費中供給，這一段以肉體資敵的極盡丟臉

的『醜事』早已燴炙了整個南京人的口了，這樣下賤的東西，可說是千古未聞『賽二爺』那裏及得上她呢！

在外表上看詹女儀態，似乎相當文雅大方，其實骨子裏是『騷』『浪』『淫』『蕩』她後來自南京

回上海，一班急色的公子哥兒，就向她追逐，終日沉緬在歌舞場中，在最後，突然與一個以做金子投機囤積起家的大奸商『僞』中國工業銀行經理帥拍春。（朱逆博泉的外甥女婿）明去暗來，帥本使君有婦，奈詹女水性楊花，貪帥多金，帥

又從中勾引，自然投入他的懷抱於是就席捲所有細軟，把她原來的丈夫摔掉情奔，去琵琶別抱繼續不斷演那粉紅色的綺夢，這種『好逆』『妖魔』還讓她撒演醜態嗎？

余愛珍，爲吳四寶之女人是也。

當吳四寶主持所謂七十六號的時候，蠻橫殘暴，愛國志士，在其魔掌下慘遭殺害者，真是屈指難計，到底他的一條命，也給日本人暗算了。

現在到了與這班大奸巨

慫，清算老賬的時候了，照

例是罪不及妻孥。不過吳四

寶女人應該例外，他的女人

，曾經讀過幾年書，吳四寶本身是個租人，迷信他的平步青雲，完全得力於內助之賢，在七十六號的時候，發號施令大半都是這個女人的事，她天性陰鷙，眼看救亡志士，身受酷刑的時候，她決不皺一

皺眉頭，而有許多傷天害理之事，吳四寶想不到做

的，她會替丈夫設計，所以嚴格講起來，吳四寶女人之罪惡，實在浮於吳四寶之上。

吳四寶死了以後，他的女人，成了上海兩大富

孀之一，（一個是李士羣女人）於是有許多無恥之

流，想轉她財產念頭的都

想從轉她身體念頭着手，

這樣一個殺人的女魔，居然有人要在她身上求得一點溫存，真何異從刀頭上取血。

但結果余愛珍的身體，是給吳世寶的弟徒姓顧的占據了去。

余愛珍手段毒辣

周邦俊之女

周文璣的狠毒

中西藥房大老板周邦俊，榮任了黑冊上人物之後，黑籍同志倒要少一個了，他是個十足老槍，一天到晚在『孤燈』旁邊討生活，這次被捕，來得倉卒，煙泡又不能帶，想必一定要眼淚鼻涕直流，懶腰呵吹亦加了。

周邦俊的被捕大家並不覺得意外，他的罪行是衆目昭彰，囤積西藥，連絡敵僞，單就這二件事，還不够他受用嗎？可是他還有一件更大的罪惡，是外人所不知道的。

周連女兒周文璣，在從前是有名的寧波女推事，而他的東床快婿

×××是地下工作人員，可是僞組織成立後，周文璣要出風頭而變節，因此夫婦之間破裂，而至於離婚。

後來×××奉命到上海方面來工作，却巧有一天被周文璣碰着，因為她是知道他做秘密工作的，所以暗暗打聽出了他的地址，回家裏向她老頭子討計策，周邦俊原是個陰險份子。得此良好報救機會，豈肯放過，於是也顧不得往日『快婿』，立刻叫她女兒騙到家裏，一方面關照日本憲兵隊，果然不費吹灰之力，幹一件大功勞。據說×××幾次生活一吃，就此一命嗚呼了。像他們父女的狠毒，天下真也少有，這種人槍斃，難道再請他們吃白米飯？

上海淪陷期中，交際花之藉色相以結納當途「權貴」，足以左右其意旨；又返挾其惡勢力，爲人作魯仲連聚鉅金以飽私囊者，得三人。其一人爲藍妮，與之周旋者，皆執僞府要柄。又其一爲吳明芳，持品尤出其下，凡出首結，成爲敵方駐滬之首惡，彼「小林」也者，則其「面首」代表；一時「憲兵隊」密探與通譯之流，奔走門下，奉之爲「大阿姊」。

辣手交際花

吳明芳勾結敵人

其一人爲藍妮，與之周旋者，皆執僞府要柄。又其一爲吳明芳，持品尤出其下，凡出首結，成爲敵方駐滬之首惡，彼「小林」也者，則其「面首」代表；一時「憲兵隊」密探與通譯之流，奔走門下，奉之爲「大阿姊」。

其入嬌小玲瓏，娉婷文秀；倘有皮相，殊不類其辣手狠心腸者。當局近方蒐捕漢奸，除惡務盡，若論當時罪行，蛾眉未必讓人，而羣奸落網，吳獨在逃。近頃某話劇團，演「上海淪陷實錄」不遺此角。乃不敢直指其姓氏，劇中入稱「芳小姐」焉。

狠奇星吃妻之奸漢

李士羣之風流穢史

「你來了嗎？也有今日！」這是每一座城隍廟內速報司尊神座前的聯語，如今有人移贈這幾天紛紛落網的「漢」字頭，真是得來全不費工夫，却到好處之至，有人說：這一大批的漢奸想不到有兩位太太，名單上李士羣之妻，本來已經姓備了，吳世寶之妻，則顧太太長遠哉！原來，李士羣在生之日，視人命如草菅，視己命如泰山，平日可以穿房入戶的親信人員，寥寥可數，其中最信任的要推上海廣告醫生備麟蓀，不論大小毛病，不論在蘇在寧，板要請備醫生請他多方施針，方才放心，因此，備麟蓀當了他的常年醫藥顧問，三日兩頭，在他公館進出，就此「近水樓台先得月」，李士羣之妻，便和備醫生發生關係了，當李士羣炙手可熱之日，外面便有這種不乾不淨閒話沸揚揚了，可惜，沒有人敢在李老板面前，做這個情報，直到李士羣突然而死，李士羣之妻，和備麟蓀，就無所顧忌，得其所哉！本來，李士羣有不少學生子，「先生」屍骨未冷，師娘出此不端，都想來一下「替師報仇」只因既有蘿卜頭做

李妻保鏢，又有中備券替醫生開路，大家齊不起心，洗過汰過，那知去年十二月，未亡人忽然明目張胆要和備麟蓀正式結婚起來，吳世寶之妻是大媒，十三層樓是禮堂。結婚日腳擇定了。李門衆學生忍無可忍，居然設計把備麟蓀騙到杭州去，將他痛痛快快打一頓，還把他「要緊傢伙」，斬首示衆，一哄而散，直到備麟蓀未婚妻（即李士羣之妻）聞驚趕到，早既「已成事實」，只有「捧首」痛哭一場而已。風聲所播，通國皆知，可是，上海報紙，沒有法可以大載特載，有一家小型報，不肯犧牲這樣動人聽聞的好消息，來了篇「風流醫生被宮記」，幾乎搭進憲兵司令部裏去，那知「也有今日」，報紙可以盡情登載，毫無顧忌，李妻坐在牢監裏，不知作何感想耶？至于吳世寶之妻，手條子格外辣，吃星邪氣狠，曾經轉過兩位小兒科郎中念頭，轉不到，便和自己男人的學生子「顧格裏」，實行同居之愛，據說，這姓顧的，也是白相人，和高阿根一淘開過賭台，相當有名氣，白相人拜老頭子，第一條大罪，就叫欺師滅祖，如今白相人破氣了，所以「徒弟晒師娘」風行一時！

★
★
★

無恥之女人作

蘇青之附逆行為

上海淪陷八年之中，狐羆狗黨趁勢飛躍，出版界尤見牛鬼蛇神之象，論最怪而且臭的，一共出了兩個，一對男女，二件寶貨，男的是所謂魚詩人路易士，女的便是象魚氣息的蘇某，尤其是後者，劣跡昭彰，最使人聞而惡心的，便是與陳逆公博的一段臭史。

蘇青本姓是馮，起先僅不過向宇宙風投投稿，因而竟結識了陶逆元德，由陶向各處拜客，拜着了一桶貨色叫周黎庵，太平洋烽火起後，周黎庵正值賦閒無事，而且宇宙風乙刊停版，於是投身於汪逆之門，慫恿渠辦一半月刊，定名「古今」。

蘇某的文章，本來毫無出路，周着她徬徨無門，便由周拉進「古今」，豬犬共門，雞飛虫舞，在出版界立定了片暫之一足，這時蘇某與他「結婚十年」中的丈夫寧波老公正在反目，想在經濟上謀獨立之方，於是不暇問順逆，一跳落水，與朱樸之締交，更託朱覓一腳位置。

當時適值陳逆公博任偽「市長」於上海，朱便向陳圓說偽「市長」陳逆公博一聽有女人，色性大動，即或不置在肚皮下，置在案頭看看也是好的。便一口答應，下令委蘇某充任「統計室委員」，於

是蘇青單身匹「馬」，上任做「官」，「結婚十年」，跟了出版矣。

如是者，蘇某碌碌數月，說好不好，說壞不壞，然而官俸微薄，永無發財之望，因之便向陳逆作直接要求，要辦一本雜誌，請陳津貼，時為三十二年之秋，陳竟當時立簽支票壹拾萬元，陳索性吝薄，竟致慷慨似此，聞者大異，於是風言風語，陳陳不休，一說是蘇青勾結陳逆，一說是陳逆寵上蘇青。

有一次，蘇某在陳公博面前撒脾氣，不知爲了什麼竟指指肚皮道：「假使萬一在必要時期，我將把它的父親姓名，予以宣佈！」

這是一支毒藥冷鏡，陳逆公博在「偽國府」內，雖然大家不過做活猴唱戲而已，但這戲唱的是臭瀆而不是丑劇，假使蘇青真來這麼一手，可怎麼辦，因之據說當時蘇某凡有要求陳逆公博無不傾囊與之，便是怕她一肚皮東西。

後來蘇某與周逆佛海的太太楊氏，一同「親善」起來，對於財政上，已絕對不再發生問題，這個典型的寧波中年婦人，陳逆居然也來上這麼一手，可見此人對於女人之不加選擇，但，蘇某雖與陳逆跑開過，而在背後被人牽起頭皮來時，終惹得她面紅耳赤，大發其寧波脾氣，周楞伽便罵過她，當時的蘇某是不可輕易「犯惹」的人人知道他有一段肚

無恥之尤！

張愛玲願為漢奸妾

皮裏工夫，惹不得，但備有不怕死的人橫一次豎一次的惹他，而罵她的文章裏，十篇有九篇要帶着陳逆，依當時之勢，陳逆簡直可以拾過寫稿人來便殺，但理真理虧，是非曲直，陳逆到底還吃過墨水，因之竟不聲不響，小型報壇巨子秋翁先生，第一個以俏皮尖刻的文章，把蘇某與陳公博的事，暗露於報端，有很多朋友會替他擔憂，怕會如此，遭到活

孫們的毒手來但結果是出乎意料的，陳逆寫了封信給與秋翁先生相識的朋友，託他不必在報上再寫，這一件笑話却已傳遍上海了。
陳逆公博現在既已被逮，蘇某的隴山隨着勇地，於是不聲不響地，假使文化人附者需要登記的話，蘇青的罪行非唯附逆，抑且仰敵，真是罪無可道。

當羣醜們高唱「和運」時，所謂與有「貴族血液的作家」張愛玲的愛人胡蘭成也會在政治舞台上活躍一時，但是手段不高明，遭人傾軋，成了失意「政客」，於是改行做「政論家」，居然也大出風頭。
胡蘭成之成名，得力於張愛玲不少，他的「和平理論」是沒人讀的，至於「評中國之命運」那一類文章，更教人看了生氣，他雖然會投機，可是他的立場根

本錯誤。祇是那一篇「論張愛玲」，好似很有人注意，並不是文章好，實在是捧得肉麻。
袁殊魯風吳江風這一羣無恥文人將張愛玲捧上三十三天後，不知怎樣一來，竟垂青於胡蘭成了，兩人熱戀的程度，非外人可能明悉，胡蘭成已有二個老婆。可是張愛玲却寫信給他說「願為使君第三妾！」
胡蘭成與張愛玲談戀愛，他的小老婆應瑛娣大吃其醋，應瑛娣原是一個嚮導女，便將張愛玲也當作婊子看待，時時刻刻想捉姦。
有一天，胡蘭成回來告訴應瑛娣，明天要上南京去，大概有好幾天就擱。次日，應瑛娣到兆豐公園

去散心，忽見上南京去的丈夫正和張愛玲並坐，很親熱地談話，這下子，可被她捉住了，便跑上前去，不問三七廿一，舉手向張愛玲要打耳光，所幸胡蘭成眼快，急忙站起來，一記耳光打中在他的臉上。
這樣的醋海風波鬧得胡蘭成頭痛，終於和應瑛娣離婚，那時上海各小報，紛傳他要和張愛玲結婚了，結果却毫無動靜。
如今，胡蘭成大概已經被捕了，以後文化界中沒有他的立足地，至於張愛玲，她的文章，是否還有出路，那要看她，今後的做人方式了。

史醜恥無的光白

這來自華北迷爛妖星白光，最初以唔腔和女低音的誘惑歌聲給銀幕一個新刺激，可是在上海拍了三張影片，突然離開上海而他去，雖然半年之後又奮地重逢地回到上海拍了「戀之火」，而離滬的幾個月中隱着一段白光嫁給日人的卑鄙醜史。

說這個故事，我們就要把地點先拉回到所謂「東亞共榮圈」的「滿洲」，在東北淪亡十四年間，敵人用文化麻醉手段辦了「滿映」影片公司，一開始有兩個最紅的女星號稱「滿映二李」的李香蘭和李明。李香蘭專門以扮演中國少女嫁給日人的故事為大眾所熟知，李明在南方則比較陌生，其實她與白光却有非常的關係，白光自北平南來就是由李明帶到的。

關係是這樣的，當李明在北方走紅的時候，在一種「榮耀」之下，嫁給了北平日情報部長叫

山嘉的，後來山嘉調任上海海軍報道部長，李明也跟隨南來，同時把對上銀幕有興趣的白光也帶了來。在李明介紹之下，白光認識了山嘉，也進了「華影」做起明星來，那時李明的舊情人吳漾也正在滬演舞台劇，二人私下往來，白光羨美李明富麗的生活，自己想更「爬高一步」起來，一方面在山嘉處討好，一面把李明與吳漾的事去告發，山嘉一怒而和李明絕居，白光已達到了目的，和山嘉同居了。

山嘉是個非常腐敗的日本人，整夜的混在舞場中，十足的一個色中惡鬼，並且吸食鴉片，還起了個中國姓名叫「王二爺」，日本的民族性是善於反覆無常的，當與李明同居時，把北平英美盟僑的房產「沒收」時，做了手脚把一座洋房送給李明，在遺棄之後又把房屋收回，並且以「措油敵產」為名把李的父親捉進監獄，李明趕去北平營救，又到別的日人處告了一狀，認為山嘉太不成話，於是被調回國嚴加訊審，白光也就被拘

李青萍之穢史

，加以軟禁。

這件事似乎弄得很大，在上海北平許多與山嘉有往來的人都被捕過，甚至於爲山嘉做西裝的裁縫也被捉受審，李明命吳淦也被山嘉爪牙所啣

恨，先後在北平上海被拘，而軟禁在日本的白光，在幾個月後經「華影」的設法保釋回國，脫離那位「王二爺」，開始度她以後更浪漫更醜惡的生活。

這幾年來，偽方的報紙，雖儘量爲敵人作跨大的宣傳，可是敵人還覺得他們不夠賣力，每星期要「請」他們派

「出席囓哩咕嚕講上一大套由一個做過剃頭匠的台灣漢奸翻譯，頗令人頭痛，其間只有一個「艦隊報導部長」松島慶三，很受一羣「和平記者」歡迎。

上海舉行畫展，都是由「海軍報導部」主催，更由松島慶三出面招待新聞記者，替她宣傳捧場。

記者出席「報導會」聽「報導部」長官分析時事，解釋戰局，記錄下來，登在報上使同胞們讀到與事實完全相反的消息，蒙蔽許多見識不清的人。

松島慶三是一個好色之徒，每次開會，講了一陣「正經」，必要談談女人，他覺得上海的女人非常漂亮，有一次，要調他到別處去，他便對記者說：什麼都沒有留戀，祇捨不得上海女人！

李青萍確是一個尤物，專和日本人交識，足跡到過哈爾濱，東京，安南，新加坡……，有一次松島在開「報導會」時，說是時局緊張，將派往太平洋與美軍作戰，他說：「這次如果戰死，李青萍女士一定不會忘記我一定會替我繪一幅畫吧！」後來，松島對李青萍日

舉行「報導會」的有三個機關「海軍報導部」，「陸軍報導」和「大使館。」每次多由「報導部長

他的中國女朋友很多，其中有一個「女畫家」李青萍，更和他有一段「穢史」，於是李青萍每次在

久生厭，便將李青萍讓給一個鹽田大尉了。

不 要 驗 的 西

李麗華之附敵

這是一個秘密；本來「春江遺恨」的女主角是指定要某女演員做，而某女演員沒有答應，所以才商諸李麗華。據說那為「華影」做說客的向李麗華講明原意後，滿以為李麗華能會拒演。因為他告訴了李麗華說在戲裏面要講「倭語」，故料她一定知難而退。可是出乎意料之外，李麗華竟毫不猶疑地答應了，並且她說：「『日文』怕什麼？我馬上學起來好了！」

這在「侵略者」聽起來是多麼高興呀；「我馬上學起來好了！」於是她便「騷地斯」「阿堵內」李麗華學日語的時期——她是開心極了；時常在同事憲誇耀她的「聰敏」，並且非常自大；說什麼將來還要到日本去拍一兩部戲——真是喪心病狂，一般有識的電影演員，都擔心她會變成川島芳子第二。的確，像她這樣沒頭腦的中國人，「侵略者」是頂歡迎的！

可不是李麗華的頭腦太簡單嗎？假使「春江遺

恨」她不「情願」拍，那末她很可以不學那「騷地斯」「阿堵內」，那些「倭語」。因為「學日文」在電影演員的合同上是沒有這麼一樣的。

再求其次罷；李麗華拍「春江遺恨」了，那末她很可能把那「倭語」講得不倫不類一點，可是她偏偏又斤斤較量這句音準不準？那句音對不對？說一句不好聽的話：看她那種小心翼翼地樣子，非但要想到日本去拍戲，簡直她是想去當「座技」——侍候日本人——。以此觀之，所以別人拍「春江遺恨」是被逼迫——（其實也不可因此而原諒）——而李麗華的拍「春江遺恨」是自己「心甘情願」。非但如此，她有時還有點「數典忘祖」。她時常說「日本人」對她「好」！其實她那裏知道這就是「侵略」呢！

李麗華在私生活上，也是影星羣最不檢點的一人，為衆所共知的一個「不公開」的祕密，那就是李麗華先後與周佛海父子之戀，爲了這事，周佛海父子爭風吃醋，父子幾乎翻臉呢！

李麗華者誠是電影界一個不要臉的東西。

器樂的人浪本日

李香蘭之醜態

太平洋戰爭發生以後，上海的電影界在敵僞統治之下，鬧得烏烟瘴氣，事實上是侮辱了第八藝術。可是，即使等於一隻糞缸，糞缸裏也有二條蟲蛆實了起來，那是李香蘭與白光。

李香蘭自稱誕生於關外黑山白水之間，上海人都認爲她是日本人，其實誰也不知道，她的血管裏蘊藏着些什麼血液。她會講國語與日本話，俄語也來得，因此可能是雜得厲害的混血兒。身高不滿五尺，線條還好，面部輪廓更不錯，善於化妝，連睫毛都是貼上去的，她有一樣「終身遺憾」的事，原來也許血液太混雜了，混身豬狗臭，和她一起拍戲的人，都說：「吃不消，吃不消」

她在關外時候，是電台的播音明星，論歌的確唱得好，銀鈴般一串女高音，是東方藝壇的瑰

寶，這是天才加上訓練的成績。因此他給日本浪入中的鉅子所謂「王二爺」者賞識，於是同居，這根褲帶把她拖入「滿映」，拍了幾部宣傳日本的「王道」底片子。後來有了地位，又到日本去開歌唱會去了。可是在日本，她的號召力是正常的，崔承熹賣日金八元照樣客滿，她的座券售五元還祇五六成座。

然而，到了我們中國來，由於「華影」當局的大事宣傳，上海人是當地寶貝看待了。其第一張片子「萬世流芳」，矛盾地在南市烟館蓬勃時期問世。論演技，並不足取，就是「賣糖歌」與「戒烟歌」唱得好。

接着，李香蘭在「蘭心」開了歌唱會，上海人有傾巷往觀之盛，成績美滿，而她在唱片公司所灌的唱片也非常暢銷了。

女人一走紅，便會被男人包圍，除了「達官貴人」之外，還跟那個陳彬蘇有染，在相互的利用目的下，在國際飯店留下幾頁豔聞。

關妖與李士羣之秘史

關小姐，芳名未詳，有人說她是朝鮮人，又有說是「中國」人，那可不必管，總而言之，她的外表亭亭玉立，風韻宜人，完全是中國名媛淑女的典型，看不出她是陰險毒辣的母狐。

在八一三戰事爆發以後，李逆士羣是軍委員會政治部的一個小小情報員，是尉官階級，指定在上海負有調查偵緝的責任。一天忽然奉到命令要澈查自吉林匯至某大旅館關小姐五千元的事，有沒有作用；這也是尋常的一件事，因為吉林是在「偽滿」，匯給一個隻身的小姐是這些錢，尤其是在那亂時，就不能無疑。

果然查出關係來了。關小姐是說的一口流利的日語，清脆的北京話更不消說了，面貌是那麼皎豔而柔媚，實際是那麼闊綽而大方，在李面前是滿不過了。幾句內行話一說出，就打動她的心坎，不能不俯首承認。可是他究竟是年青，血氣方剛，跳不出女人關，她已拿出看家的手腕來玩弄李逆於股掌之上。

她說：「李大哥！你太費心啦！你太傻啦！你倘是泄漏了我沒有什麼大不了的秘密，有什麼用呢？就是捉我去邀功也恐怕沒有什麼大功吧！」說過了；停了一會，又拿出紙煙來敬李，並且自己吸了一口，笑

眯眯的，對着李的耳朵說：「你要是肯保全我呢，這個區區五千塊錢你拿去用。如果你再能幫助我呢，那末，我想將來一定共享富貴，總要比你現在這個烏官好，……也許我的身體就是你的！」說着僕獸一笑，好像是怕羞的樣子。這一番話說得李逆心裏簡直是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臉上紅一陣，白一陣，不曉得怎樣是好，好久的回答不出話來。終於追出一句：「等我回去想想，明天再來答覆，可是你却不能跑開，我有我責任」。

「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決定不跑開，你放心，等你的好消息！我想，這其實爲你的，我是一個女流，有什麼奢望呢？」便又換起稱呼來：「李同志，你趕快決定纔好！我盼望你就有一個肯定的滿意的答覆。關小姐看看說已入港，揣測已有八九分數了，就格外做出妖媚而帶決絕的神情，一下子軟，一下子硬，使得李逆坐立不安，三魂掉去二魂，可以說是他平生之中，是第一次的非常遭遇，比和他的妻子葉氏，在共產黨裏的戀愛還要熱烈，還要有意思。當然與辭而別，用不着再加考慮，一到第二天就滿口答應她了。

打起報告，便說是「查明關小姐爲曾任吉林教育廳長關某之女，銀行所匯五千元，確係供給學旅之用，並無他情，理應發還，仰祈鑒核示遵。」蓋好了章，送上去。既然這樣負責，上面沒有話說，自然烟消

雲散，了此一重公案。也沒有人提起了。

那知不到幾個月國府遷都重慶，有一部份機關遷在武漢。忽然有一天，真有一個吉林關廳長來見李的，談起上面那件事，關茫然說是沒有女兒，這纔引起某上司的疑心，舊案重提，再派一個專員密查。恰巧關小姐是活動不過的，而且負有任務，已經在李逆之前到漢，住在明德飯店，行動是極其秘密的，揮金如土，很容易有破綻被人窺出。可是她究竟神通廣大，狡兔有三窟，一夕數遷，終於捉拿不到。

她萬想不到李逆由香港到廣州，粵漢鐵路來了，這一驚却非同小可，告訴他事已敗露，不可久留，趕緊化裝離漢赴港，並指示她的暗號去見土肥原，——到了這步田地，李逆纔真正做了她的同志，她纔有真心實話來告訴他。土肥原一見之下，認為才可以利用，就發給了四十萬元，叫他到上海幫忙日軍做情報的外圍工作。

先從組織幹部入手，就把最知己的朋友，如黃敬齋、唐惠氏、宗子強等人，歛血為盟，結拜為十弟兄，誓共生死。漸漸的羽翼豐滿，做的成績愈多，也就愈得其「主子」的信用。看看究竟是寄人籬下，永無出頭之日不是一個正當的辦法。好容易有這麼一個金子招牌「和平運動」出來，因為與馮郁素有淵源，就會同幹部一齊加入了七十六號，擔任特工隊副總隊長

，多時又升了正隊長，被他及其羽黨所慘害的忠烈不知有多少，帶南山之竹，無以書盡他的罪狀。所以他的功勞是最大，他的官階也昇遷得快，個個的大小漢奸都眼紅耳熱起來，以為「李士羣是真有本領，真有運氣」，那裏知道這全是超等間諜神祕間諜關小姐之所賜！

李逆的妻子是很有眼光。她看見丈夫的官已經做得很大了，在省長辦公室裏有一個姓關的女秘書坐著成何體統，而且難免還有酸素作用，就有一天趁清季逆赴京的時候，派人把關請得來，很客氣的說道：「士羣之有今日，完全是關小姐所賜，我們全家是應該感謝你的。不過他現在地位太高了，外面的閒話也不少，你假如是愛惜他呢，我勸你還是離開他的好。——我保險他是不會變心的，一定對得起你。你假如是能接受我的話，我想奉贈四十萬元給你做川資，你看怎麼樣？」

關態度自然，毫不猶豫的稱謝措款而去，她是做完了一個長時期的工作，可以復命了。李逆返蘇後，追悔不及，業已無法尋其下落。於是舉動日怪，不如意事常八九，一直到了筆直直的躺在床上時候，也許還想到，做漢奸是要做到底的，假如關小姐在，這條命是決不會送掉的，像這樣的關小姐，與李逆關係之深，為日寇工作之密，應該怎樣想法去緝獲究辦，以快人心。

「大阿姐」顏炳貞穢人穢事

在女界中除了花會大王外，這位「臭名」顏炳貞知者甚鮮吧？可是在滬東楊樹浦一角和浦東爛泥渡一帶，提起她的外號「大阿姐」，真是那個不知，誰個不曉哪！在她麾下所收的徒孫也多得如乞丐身上的蟲子。

的確，「英雄不怕出身低」，她過去曾在浦東爛泥渡做過低賤的傭婦，也會在虹口日商家做過奶媽，自八一三的聖戰在浦濱啓幕後，她就拋了掃帚不幹雜差，以「男女平等」的姿態出來鑽營活躍，因此的「活得過去活」的冠語講得相當流俐，因此在浦東其昌棧敵「亡軍」中謀得翻譯的「要」職；於是時勢造英「雌」，身價一跳百倍，飛黃騰達直入青雲，混水中撈足「大魚」，手上金鐲鑽戒大得嚇壞人。

以後她又「污亂」敵營，和楊樹浦「死兵」隊官佐三達（譯名）攪七念三，其中一筆「混帳連念六檔算盤」，也算不清楚，據說顏氏又是個絕頂的「聰明」人，爲了今後自身計，於是在本市東百

老匯路一一五六號租一幢房子；那時她見到汽車，因汽油缺乏，因此「靈機」一動，出資創辦三達三輪車公司，這在今日的女界中，亦是件「首翹楚楚」「頭角崢嶸」的事吧！

而她還穿着「日本服」大拜「日本過房爺」，走，以前的警署中，所有的全部日籍職員，都是她的過房爺；其中最顯明的便是前中央捕房交通科科长清水（譯音）更與她形影不離，當然另有「副作用」在內，因他是爲了公司的業務起見，而不得不忍痛「犧牲色相」！

那時，她聲勢喧赫，不可一世，可以說是紅得發紫；她的卡片上亦「道地」的中文對照，在「芳名」之下，印有倭字ヨシコ，使人望而却步，退避三舍；她手下的一批狐羣狗黨也仗着「潛勢」在外耀武揚威，張牙舞爪，敲詐善良，但「好景」不常，一聲雷，日寇屈服請降，她也「議事務」的棄了「和服」，穿上舊衣裳，沒有跟她的「黑漆板橙」三達「同生共死」一同進集中營，如今更如白天中的老鼠般的不再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外拋頭露面了。

無恥淫賤的劇人

趙嘯瀾穢聲四播

舊劇盛行的北平，淪陷後仍然歌舞昇平，在營業上講，當然遜色多多，可是潭水摸魚，利用機會之劇妖之類，却應運而生，除了梅蘭芳息影上海，程硯秋棄歌務農，郝壽臣急流勇退，而保持其堅貞外；其餘如馬連良輩亦不足道，何況一羣甫出茅廬的坤伶們，趙嘯瀾原為尙小雲弟子，偷幾齣尙派本戲，拉攏着尙小雲班中的配角，在北平一帶小有名氣，趙能唱能打，肯吃苦，拉應酬不吝肉身佈施，事變後更加竄了起來，在北平得日軍報道部負責入山家少佐賞識，成一時紅人兒，戲班裏

對她有一母司令之稱；當時縱橫平津劇壇空前絕後，誰知這位日本軍官抱「人盡可妻」之旨，長日周旋坤伶隊中，再有北平「三六九」畫刊文化漢奸朱復昌的拉攏，於是豔屑片片馨竹難書，趙嘯瀾赴「滿州」出演，又為當地「省長」之流賞識，未幾被納為小星，可是在感情金錢衝突下，又告脫輻，總之這類醜劇的搬演已使人司空見慣，而劇人中之無恥淫賤，尤屬層出不鮮，馬連良赴「滿州」參加所謂「慶祝大典」，秦玉梅姑母利用日本憲兵特殊勢力，硬捧起秦玉梅，金少山，吳素秋輩為了避免無謂麻煩，請日本憲兵為義務保鏢，都會傳誦一時呢。

女漢奸穢史

● 第二集 ●

內容較

第一集精彩

質地較

第一集充實

● 業已 ● 付排 ●

● 即將 ● 出版 ●

女漢奸穢史

第一集



• 出五月十四三民中 •
• 版日一十一年十國華 •

出版者 大義出版社

編輯者 大義出版社

發行者 大義出版社

印刷者 美靈登有限公司

(柳蔭印刷所)
上海香港路一七一號
電話一六一五五

總經理 大同出版公司

上海南京路四明銀行三樓
電話九六二七七

每冊國幣伍拾圓

